

汉文一回鹫文翻译中的增译现象探析^{*}

——以回鹫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为例

◎ 木沙江·许库尔 热孜娅·努日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回鹫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由回鹫翻译大家胜光法师自汉文译成回鹫文的经典之作, 在文献学、语言学和翻译学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通过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汉文原文对比, 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处使用重复性增译和补偿性增译。重复性增译包括同义/近义叠加法、重叠法、增释法以及重复衔接法; 补偿性增译包括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和超原文内容的补偿。增译法的成功运用使译文更加流畅明了, 也达到了译者通过翻译弘扬佛教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 汉文一回鹫文翻译; 增译; 回鹫文《玄奘传》第十卷; 胜光法师

[中图分类号] H214.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2023)03-0051-1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是唐代高僧玄奘的生平传记, 由其弟子慧立和彦惊于公元7世纪共同撰写。该书共十卷, 详细记录了玄奘西去印度取经路上的见闻及返回唐朝之后译经、弘扬佛法直到坐化的过程, 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并成为研究古代西域历史地理、语言文字和文化交流的珍贵第一手材料。《玄奘传》由胜光法师(Şıǵko Šāli Tutuǵ)译成回鹫文, 该书于“20世纪30年代在新疆南部出土”^[1], 后被人拆分出售, 现分别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和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另外, 德国科学院柏林分院、吐鲁番博物馆和敦煌研究院也藏有回鹫文《玄奘传》部分残片。学界对回鹫文《玄奘传》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距今已有近90年的历史。纵观国内外研究, “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从文献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角度, 通过与汉文原文文献的对勘, 对回鹫文《玄奘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2], 但较少涉及翻译学研究。现存大多数回鹫文文献是以汉文译本为媒介间接翻译的佛经文献, 而回鹫文《玄奘传》则是直接译自汉文的非佛经文献, 篇幅较大, 保存也比较完整。因此, 它不仅具有文献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而且具有较高的翻译学研究价值。

古代汉语有言文分离、历久不变、行文简练等特点^[3]。因为行文简练, 古代汉语一般省去主语、宾语、谓语、介词的情况很常见。回鹫语是黏着语, 省略句子成分的情况比较少, 如果省去句子成分或某种形态标志将直接影响语法语义。由于这种差异, 增译是汉文一回鹫文翻译中比较常见的变通手段之一。为了更好地传意及使译文更加通顺流畅, 译者经常对古代汉语中省略或简练的内容进行增译。

增译指“根据目的语词法、句法、语义、修辞或文体的需求, 或因受制于目的语某些特定文化规范, 在翻译中增添某些词、句或段落, 以更好地表达原作思想内容, 或更好地实现特定

翻译目的”^[4]。本文以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为研究对象,从翻译学角度与高永旺译注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5]和孙毓棠、谢方点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6]进行对比研究,探索汉文一回鹘文翻译中的增译现象。

一、重复性增译法

重复作为一种强调式的修辞手段,在回鹘文文献中很常见。胜光法师在《玄奘传》回鹘文译文中采用了同义/近义叠加法、重叠法、增释法、重复衔接法等重复性增译手段。

(一) 同义/近义叠加法

汉文一回鹘文翻译中的同义/近义叠加法一般指汉文原文中的一个单音节词或双音节词翻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同义/近义叠加以使用的现象在回鹘文原创作品或翻译作品中屡见不鲜。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中,胜光法师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对汉文原文中的部分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进行重复性增译,并将大部分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翻译为同义/近义叠加以形式,如:《玄奘传》第十卷汉文原文中的“海”译作 taloy ügüz (taloy “大流”, ügüz “大海”),其中, taloy 和 ügüz 意义近似,均可与原文的“海”对应。

《玄奘传》第十卷回鹘文译文中,部分单音节词翻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叠加分的现象很常见,通常涉及不同词性的词,其词源也有差异。通过同义/近义叠加以重复性增译的词涉及名词、形容词、副词、代词、动词、连词等。例如:原文的“國”译作 el uluš (el “国家、人民”, uluš “国家”),两个成分均为名词。“猛”译作 kadir yavlak (kadir “凶恶的”, yavlak “坏的”),两个成分均为形容词。此外,还有副词“馳”译作 tärk tavrak (tärk “快”, tavrak “迅速”)、代词“自”译作 kántü öz (kántü “自己”, öz “本人”)、动词“通”译作 tuy- bil- (tuy- “觉”, bil- “知”),连词“又”字译作 yänä ymä (yänä “又”, ymä “还”)等。

通过同义/近义叠加以翻译的两个成分根据词源可分成不同类别。

1. 以同义/近义叠加以翻译的两个成分均为回鹘语固有词,如:“覺”译作 bil- uk- (bil- “知”, uk- “懂”),“力”译作 küc küsün (küc “力气”, küsün “力量”)等。

2. 部分通过同义/近义叠加以翻译的两个成分中,其中一个成分为借词,另一成分为回鹘语固有词,如:“衢”译作 ötli kay (ötli “道路”, kay “街”),其中, ötli 是固有词, kay 借自汉语“衢”^{[7]315};“花”译作 hua čäčäk (hua “花”, čäčäk “花”),其中, hua 源自汉语“花”^{[7]316}, čäčäk 是回鹘语固有词;“星”译作 grah yultuz (grah “行星”, yultuz “星星”),其中, grah 为吐火罗语梵源词“graha”^{[7]392}, yultuz 是回鹘语固有词;“實”译作 čin kertü (čin “真”, kertü “真实”),其中, čin 借自汉语“真”^{[7]317}, kertü 是回鹘语固有词。另外,也有通过同义/近义叠加以翻译的两个成分均为借词的现象(见表1)。

表1 《玄奘传》第十卷中单音节词译作两个同义/近义借词叠加以形式的情况

原文	回鹘文译文	词汇来源
塔	stup virhar (stup 佛塔, virhar 寺院)	回鹘文 stup < 梵语 stūpa “佛塔” ^{[8]126} ; 回鹘文 virhar < 粟特语 βrx'r ~ 梵语 vihāra “住,住处,修行,僧房” ^{[9]203} ;
經	sudur nom (sudur 佛典, nom 佛经)	回鹘文 sudur 源自粟特语 swttr ~ 梵语 sūtra “修他罗,典诏,善训,正典” ^{[9]203} ; 回鹘文 nom 源自希腊语 νόμος (nómos) “法律,法典” ^{[9]9} ;

续表

原文	回鹘文译文	词汇来源
寺	virhar sāḡrām (virhar 寺, sāḡrām 寺)	回鹘文 virhar < 粟特语 βrx'r ~ 梵语 vihāra “住, 住处, 修行, 僧房” ^{[9]203} ; 回鹘文 sāḡrām 源自粟特语 snkr'm (sangārām) ~ 梵语 saṃghāraṃ “寺庙, 寺” ^{[9]134} ;
冠	dıdım psak (dıdım 皇冠, psak 冠)	回鹘文 dıdım 源自粟特语 δyðm (h) (δiðem) (dydm): diadem “皇冠” ^[10] ; 回鹘文 psak 源自粟特语 ps'k “花环, 王冠” ^[11]

考察该文献中通过同义/近义叠加法翻译的成分可以发现, 这些成分大多为汉文原文中的单音节词翻译成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同义/近义叠加成分。此外, 文献中还出现一字多译的现象(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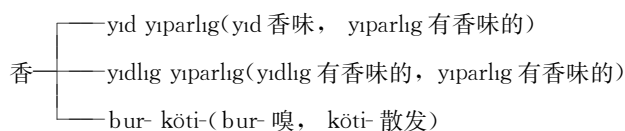


图1 “香”的三种翻译

如图1所示, “香”字在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中有三种不同译文, 均采用同义/近义叠加法进行增译。yid yıparlıg 中, 名词 yid 和 yıpar 先合并成同义/近义叠加形式, 再加-IXG 词缀构成形容词; yıdılıg yıparlıg 中的两个成分均为形容词; bur- köti- 中两个成分均为动词。

《玄奘传》第十卷中单音节词采用同义/近义叠加法进行增译的现象比较常见(见表2)。

表2 《玄奘传》第十卷中单音节词译作同义/近义叠加形式的情况

原文	回鹘文译文	原文	回鹘文译文
闡	aç- yaç-(aç-开, yaç-扩)	猛	kadır yavlak (kadır 凶恶的, yavlak 坏的)
馳	tärk tavrak (tärk 快, tavrak 迅速)	淺	sıg tümgä (sıg 浅薄的, tümgä 愚痴的)
德	kut barım (kut 福, barım 财务)	任	umug inag (umug 希望, inag 信任)
德	ädgü ädrām (ädgü 功德, ädrām 品德)	色	önlüg mäñizlig (önlüg 脸色的, mäñizlig 面孔的)
地	yer oron (yer 地, oron 位)	捨	tiṭ ıdala-(tiṭ-舍弃, ıdala-放弃)
梗	tıdıg ada (tıdıg 妨碍, ada 危险)	時	üd kolu (üd 时间, kolu 时间)
共	tükäl yumgı (tükäl 全部, yumgı 所有)	事	iş küdüg (iş 事, küdüg 事宜)
古	söki öḡrāki (söki 先前, öḡrāki 从前的)	通	tuy- bil-(tuy-领会, bil-知)
怪	bäliḡlä- taḡla-(bäliḡlä-担心, taḡla-惊奇)	位	kur kızıg (kur 等级, kızıg 层次)
怪	taḡla- muḡad-(taḡla-惊奇, muḡad-惊讶)	悟	tuy- bil-(tuy-觉, bil-知)
冠	ärt- yegäd-(ärt-过, yegäd-战胜)	香	yid yıparlıg (yid 味道, yıparlıg 有香味的)
國	el uluṣ (el 国, uluṣ 人民)	香	yıdılıg yıparlıg (yıdılıg 有味道的, yıparlıg 有香味的)
實	çim kertü (çim 真, kertü 真实)	香	bur- köti-(bur-嗅, köti-散发)
菓	tüş yemiṣ (tüş 果, yemiṣ 果)	像	körk mäñiz (körk 肖像, mäñiz 面孔)
海	taloy ügüz (taloy 大流, ügüz 海流)	顏	öḡ kurtıṣ (öḡ 脸色, kurtıṣ 肤色)
覺	bil- uk-(bil-知, uk-懂)	藥	äm yeväk (äm 药, yeväk 装备)
空	kök kalık (kök 天, kalık 天)	又	yänä ymä (yänä 又, ymä 还)
空	yok kurug (yok 无, kurug 空)	輿	wıtsı kötürgü (wıtsı 轿车, kötürgü 坐轿)
朗	yaruk yaṣuk (yaruk 光亮, yaṣuk 光明)	願	küsä- tilä-(küsä-愿望, tilä-祈求)
塔	stup virhar (stup 佛塔, virhar 寺院)	寺	virhar sāḡrām (virhar 寺, sāḡrām 寺)
經	sudur nom (sudur 佛典, nom 佛经)	冠	dıdım psak (dıdım 皇冠, psak 冠)
衢	ötli kay (ötli 道路, kay 街)	花	hua çäcäk (hua 花, çäcäk 花)
力	küç küsün (küç 力气, küsün 力量)	眾	terin kuvrag (terin 众人, kuvrag 群众)

此外,在文献中还出现单音节词翻译为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三个并列成分的现象,如:

例1:

汉文原文:……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5]582}

回鹘文译文: ol yağı saḡräm̄tä olurdaçı älig ulug ärdäm̄lig açarilar älig kiçigläri birlä ulatı toyın kirdäci yüz älig oḡlan birlä bolarnı kaltı ymä tsi-en-si saḡräm̄kä kirgüci toyınlarnıñ yaḡınça oyun bädiz pra kuḡatre üzä uduz- ... -up yağı saḡräm̄kä kigürdi ayı **ulug nomča töröçä vinaydaki yaḡça** toyın kilturdi.^{[7]79-81}

直译: 迎请五十位大德高僧和五十个弟子跟即将成为僧人的一百五十位童子一起入住新寺(西明寺),音乐、华美的旗帜、幢盖等完全依照当年僧人入住大慈恩寺的仪式,让他们入住新寺,并根据大经、根据规则、根据正法律的样子让他们成为僧人。^①

例1中,汉文原文中的名词“則”通过叠加法分别译作 ulug nomča (根据大经), töröçä (根据规则), vinaydaki yaḡça (根据正法律的样子) 等三个并列成分。该并列名词词组在句子中的作用相同,均指仪式礼仪。胜光法师通过等同格附加成分-çA 来表示这三个叠加成分之间的并列关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原文“則”仅指礼仪,不特指佛教仪式。胜光法师此处本可仅用 töröçä (根据规则),但偏偏在该词前后增加 ulug nomča (根据大经) 和 vinaydaki yaḡça (根据正法律的样子),将该仪式礼仪框定在佛教礼仪体系中,体现了他为弘扬佛教、扩大佛教影响力的翻译目的。

同义/近义叠加法在《玄奘传》第十卷中还用于部分双音节词的翻译。该文献中,这种双音节词译作同义/近义叠加形式的例子较少,词性包括名词、形容词等(见表3)。

表3 《玄奘传》第十卷中双音节词译作同义/近义叠加形式的情况

原文	回鹘文译文	原文	回鹘文译文
無量	ülgüsüz sansız (ülgüsüz 无数的, sansız 无数的)	無梗	adasız tudasız (adasız 不危险的, tudasız 无艰难的)
無數	sansız sakişsiz (sansız 无数的, sakişsiz 无数的)	袈裟	kraza ton (kraza 袈裟, ton 长袍)
無導	yolçısız yerçısız (yolçısız 群龙无首的, yerçısız 群龙无首的)	外國	küdän taş ellig (küdän 外国, taş ellig 外国的)

需要注意的是,原文中的部分双音节词亦翻译为同义/近义叠加成分。但由于原文就是同义/近义的两个语素合并而成的复合词,因此译文的同义/近义叠加成分不属于重复性增译,如:“業行”译作 kılık äriglig (kılık “品行”, äriglig “德行”)、“禮敬”译作 aya- ağırla- (“aya- “尊敬”, ağırla- “崇拜”) 等。

(二) 重叠法

重叠法一般指汉文原文中的单音节词翻译为回鹘文重叠词。重叠词是“由两个相同的语素(或词根)重叠形成的合成词”^[12]。回鹘文《玄奘传》第十卷中存在少量通过重叠法进行增译的现象。如:汉文原文中的“漸”字译作 ančan ančan (ančan “逐渐地”);“並”字译作 koş koş (koş “成对的”);“間”字译作 ara ara (ara “间、代”)。汉文原文的指示代词增译为由反身代词合成的重叠词。如:汉文原文中的指示代词“本”译为 öz öz (öz “自己”)。冯·加班认为“öz 本为名词,意为‘最深(处)’,变成代词,意为‘自己’,这个意义在鄂尔浑时期就已经非常清楚了”^[13],反身代词 öz 重叠之后表示“各自”。

(三) 增释法

增释法是回鹘文文献特有的一种翻译现象,一般指音译附释译的翻译方法。在汉文一回鹘

文翻译中,译者一般通过音译法或直译汉文原文中的专有名词,并附加该音译内容或直译内容的解释性翻译。音译一般指“用一种文字符号来表示另一种文字系统的文字符号的过程或结果”^{[14]96}。而释译指“把要解释的内容(通常因此而加注)融合到译文中去,使译文一气呵成,巧妙传达原文的含义与风格”^{[14]99}。通过增释法翻译的内容中,译者先用音译法翻译汉文原文,或者通过音译法还原汉文内容为梵语等其他语言,再用释译法解释音译的专有名词。因此,汉文一回鹫文中的此类现象也属于重复性增译。如:

例 2:

汉文原文: 長安^{[5]605}

回鹘文译文: *uzatı ençlig tegmä čoo-an balık*^{[7]184}

例 3:

汉文原文: 玉華宮^{[5]584}

回鹘文译文: *güh-hua-küñ atlıg kaš čäčäk tegli ordo*^{[7]8}

例 4:

汉文原文: 《十七地論》^{[5]604}

回鹘文译文: *šaptašabumik atlıg yeti yegirmi oron tegli šastr*^{[7]175}

例 5:

汉文原文: 佛^{[5]585}

回鹘文译文: *tükäl bilgä täğri täğrisi burhan*^{[7]89}

例 6:

汉文原文: 法王^{[5]603}

回鹘文译文: *nom hanı түкäl bilgä täğri täğrisi burhan*^{[7]165}

例 2 回鹘文译文中的 *čoo-an* 是汉文原文“長安”的音译。*čoo-an* 之前附有两个形容词, *uzatı* (长久的) 对应汉文原文的“長”, *ençlig* (平安的、安康的) 对应汉文原文的“安”, 即“长久平安的‘长安’”。可见, *uzatı ençlig* 是 *čoo-an* 的解释性翻译, 均指原文“長安”。例 3 中的 *güh-hua-küñ* 是原文“玉華宮”的音译, 后附解释性翻译 *kaš čäčäk tegli ordo* (称作玉花的宫殿)。回鹘文译文中 *güh-hua-küñ* 和 *kaš čäčäk tägli ordo* 同指原文“玉華宮”。与例 2、例 3 直接音译汉文原文中的“長安”和“玉華宮”的做法有所不同, 例 4 中译者先把原文的“十七地論”还原为梵语借词 *šaptašabumik*, 再解释原文“十七地論”或梵语借词 *šaptašabumik* 为 *yeti yegirmi oron tegli šastr* (名为十七地的论)。虽然该文献译自汉文, 但胜光法师在翻译过程中沿用回鹘佛教已形成的术语传统。早期从吐火罗语翻译的文献所使用的梵文借词一直沿用到经典时期译自汉文的文献和晚期译自藏文的文献。例 5 “法王”指“菩萨或佛之尊称”^[15], 回鹘文译为 *nom hanı түкäl bilgä täğri täğrisi burhan* (法王——全知的天中天佛)。其中与原文对应的是 *nom hanı* (法王), 之后的 *tükäl bilgä täğri täğrisi burhan* (全知的天中天佛) 是“法王”一词的释译性翻译, 同属重复性增译。例 6 中, “佛”字译作 *tükäl bilgä täğri täğrisi burhan*, 其汉译为(全知的天中天佛)。burhan 为“佛陀”^{[11]200}, 对应原文中的“佛”。*tükäl bilgä täğri täğrisi* (全知的天中天佛) 也指原文中的“佛”, 是回鹘文文献中如来的一种尊称。

(四) 重复衔接法

“韩礼德于 1962 年首次提出‘衔接’的概念”^[16]。衔接会把目的语整个语篇中的每一个句子成分用语义关系组合起来,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有语义关系的句子。在翻译作品中, 没有衔

接的连贯,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翻译作品。胜光法师在翻译《玄奘传》《金光明经》等著作时,利用衔接手段,使译文语言变得更加文从字顺,通俗易懂。汉文一回鹞文翻译中的重复衔接一般体现在回鹞文译文中的段落、句子、短语和词之间的衔接。如:

例 7:

汉文原文: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5]852}

回鹞文译文: kop törlüg etigi-yaratıǵı üzä kamagta baštın ärür, kaltı söki lo-vu-di atlıg elig tuǵ-tai-si atlıg virhar etdi ärsär, gui-di atlıg han wenesi atlıg sägräm etdi ärsärlär ymä, **ol eliglär-hanların etmiş etigläri-yaratıǵları**, näñ idi bo sägräm etigñä-yaratıǵıña yetmädi.^{[7]78-79}

直译:所有房屋的装饰都是最上等的。梁武帝建了名为同泰寺的寺庙,魏朝的皇帝建了名为永宁寺的寺庙,这些皇帝所建的建筑装修,从不企及该寺庙的建筑装饰。

例 7 中的 ol eliglär-hanların etmiş etigläri-yaratıǵları (这些皇帝所建的建筑)并没有对应的原文,而是通过重复前面的“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来翻译的。其中,ol eliglär-hanlar (这些皇帝)指示后面的“皇帝”,属于指称衔接中的指示指称关系;eliglär-hanlar “皇帝”回指前面的 lo-vu-di atlıg elig (称为梁武帝的皇帝)和 gui-di atlıg han (魏朝的皇帝),属于指称衔接中的人称指称关系;etmiş etigläri-yaratıǵları (所建造的建筑物)回指前面的 tuǵ-tai-si atlıg virhar (名为同泰寺的寺庙)和 wenesi atlıg sägräm (名为永宁寺的寺庙)。因译文中前句已经以 etdi (建造了)完句,下一句需要一个主语,胜光法师将前文提到的寺庙重复提及,达到了语法语义的连贯合法性。又如:

例 8:

汉文原文:佛說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總一十六會,合為一部。^{[5]585}

回鹞文译文: tükäl bilgä täñri täñrиси burhan bo taibažake sudur-nomug kamag tört oronlarta nomlayu yarlıkadı, äñ ilki račagarh kändäki ... račagarh kändäki venuvan sägrämä, bo tört oronlarta altı yegirmi kuvragga nomlayu yarlıkamiš ärdi, kamagunı kavšursar bir kuvrag bolur.^{[7]89-90}

直译:全知的天中天佛(如来)命令,(让僧徒)一共在四处讲《般若经》。最先是在王舍城……,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在这四处命令为十六部众进行讲经,合在一起共为一部众。

例 8 中,胜光法师将原句拆分翻译,先译出天中天佛命令在四处讲经一句,之后分述四处地名。具体而言,原文第一个句子中的“四處”指后面的四个地名,其译文中的 račagarh kändäki ... račagarh kändäki venuvan sägräm (在王舍城的……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前面的 kamag tört oron (一共四处),其中这两个成分指的是同一个地点。第二个句子中的衔接成分 bo tört oronlar (这四个地方)并没有对应的原文,是译者通过上文语义,用衔接手段连接前后两个句子。其中,bo (这)指示后面的 tört oronlar (四个地方),属于指称衔接中的指示指称关系,tört oronlar 回指前面的 račagarh kändäki ... račagarh kändäki venuvan sägräm。该句子中的衔接成分 bo tört oronlar 与前面的已知信息所指相同,属重复性增译。胜光法师拆分处理该句的翻译过程中,运用增译手段,体现了胜光法师深厚的汉文和回鹞文素养。

二、补偿性增译法

“翻译转换过程中,当遇到难以直接传译的词句,……译者往往需要借助译入语特有的语言表现手段,尽力弥补译文语言效果方面的失真和缺损,以使译文达到与原文大体相同的效果,

这种翻译过程就是补偿”^{[17]37}。在汉文一回鹞文翻译实践中,胜光法师为通俗易懂地传达原文意思,在译文中通常会以补偿性增译的方式增添一些原文中省略或没有的内容。这与僧人弘扬佛教的翻译目的密切相关。

回鹞文《玄奘传》第十卷中的补偿性增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为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二为超原文内容的补偿。

(一) 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

汉文一回鹞文翻译实践中,大多原文省略的专有名词、无主句、谓语省略的句子和部分衔接成分在回鹞文译文中被译者进行补偿性增译。

1. 简化名词的译文补偿

胜光法师对《玄奘传》第十卷汉文原文中简化的名词进行补偿性增译,包括人名、地名、书名等。如:

例 9:

汉文原文:其觀改就普寧坊。^{[5]582}

回鹞文译文: **tao-ši ku-on** etgü savıg ketärip yalğuz virhar etgülük kıltı.^{[7]76}

例 10:

汉文原文:見西明寺藏矣。^{[5]598}

回鹞文译文: ol bitig simesi säğrämdäki **ke-tsota** ymä turur.^{[7]148}

例 11:

汉文原文:法師盛德也如彼,峰時也如此,豈同雅、澄懷道、安、什傳經,值苻、姚之偽曆。^{[5]606}

回鹞文译文: samtso açari ädgü ädrämi **fo-tu-çiğ atlıg açarınığ kuay-uen lür-ši atlıg açarınığ** ävirmiş nomnuğ ağıdıkın //// tadı, **tao-an taisi kumaraçive açari** aktarmış nomug, tuşup ... niğ han uluşındaki yağılug bolmış yor / ...^{[7]194}

例 9 中,汉文原文中的地名“觀”指道观^{[18]323}。胜光法师对原文中简化的“觀”字进行补偿性增译,译作 tao-ši ku-on (道士观)。例 10 中,汉文原文中的“藏”字有两种含义,一指“收藏于”,与译文中的位格-ta 与系词 turur 对应,其表示“收藏于……”;二指“大藏经”,与译文中的 ke-tso (经藏) 对应。两种现象均属于补偿性增译。例 11 中,汉文原文中的简化人名“澄”“懷”“安”“什”分别指“佛图澄”“怀仁”“道安”“鸠摩罗什”,其对应的回鹞文译文为 fo-tu-çiğ atlıg açari (名为佛图澄的法师), kuay-uen lür-ši atlıg açari (名为怀仁律师的法师), tao-an taisi (道安大师), kumaraçive açari (鸠摩罗什法师) 等。

总之,胜光法师在翻译简化名词时,并没有直接音译原文中的简化形式,而是对原文中简化的名词进行补偿性增译。

2. 无主句的译文补偿

《玄奘传》第十卷原文中省略主语的现象比较常见。胜光法师对原文省略的“法师”“帝”等主语进行补偿性增译。如:

例 12:

汉文原文:顯慶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5]582}

回鹞文译文: kenki atlıg yılınığ üçünç yılnta **han** lagkidin çoo-anka bardı, samtso açari ymä han birlä bardı.^{[7]74}

例 13:

汉文原文: 起顯慶三年正月, 隨車駕自洛還西京。^{[5]581}

回鹘文译文: bo ülüštä kenki atlıg yılınıg üçünç yılnta ram ay **samtso açari** han birlä lagkidin çoo-anka barmışdın başlanur.^{[7]73}

例 12 中, 汉文原文省略主语“皇帝唐高宗”, 译文中胜光法师对该句子主语进行补偿性增译, 译文中复原主语 han (皇帝)。例 13 中, 汉文原文省略主语“三藏法师”, 胜光法师对原文省略的主语进行补偿性增译, 复原主语为 samtso açari (三藏法师)。

3. 谓语省略的译文补偿

省略谓语现象不论在现代汉语还是在古代汉语中均很少见, 但仍在语法系统允许之内。但在回鹘文中只限于形态句法, 没有谓语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呼唤等特殊句式除外)。因此, 胜光法师在翻译实践中, 根据句子上下文对原文中谓语省略的句子进行补偿性增译, 如:

例 14:

汉文原文: 覺而喜慶, 不敢更刪, 一如梵本。^{[5]585}

回鹘文译文: odunup bo tülüñä ärtiñü ögürdi-sävinti, takı ketärgäli tetinmädi, änatkākčäsi nätäg ärsär anı täg ök **äviregäli ugradı**.^{[7]89}

例 14 中, 汉文原文谓语被省略。根据原文上下文和回鹘文译文中的谓语可以判断, 汉文原文被省略的谓语可能为“述之”或“译之”, 即“一如梵本述之(译之)”。高永旺将该句译注为“完全依照梵文原本进行翻译”^{[5]586}。胜光法师不仅发现了原文省略的谓语, 并在译文中对此进行了补偿性增译: ävirgäli ugradı (进行翻译)。

4. 衔接成分的译文补偿

衔接是连贯语义的重要手段。译自汉文的回鹘文文献中, 出现诸多用语篇衔接成分连贯的句子。部分语篇衔接成分与前句中所表达的内容有关, 而且在第二句句首以重复前句内容的方式衔接。

例 15:

汉文原文: 屬續方委, 從足漸冷, 最後頂暖, 顏色赤白, 怡悅勝常。^{[5]594}

回鹘文译文: näcädä sezinip adakın karvayu bürtdilär, adakı sön tumlıyu başlanmış ärdi, **adakıntın tumlıyu barıp**, üstün töpösiñä tägmıştä töpösi bunkı tæg ... yılıgkiya turdı, **antag boltukda ötrü** ayagka tägimlig samtso açarinıñ öñi-kırtısı ärtiñü kızgan-sazgan yazok körklä bolup, öñräkidä öñisigräk bolu yarlıkadı.^{[7]136-137}

在回鹘文文献中, 时间副词 ötrü “之后”一般起衔接作用。例 15 中, 在 antag boltukda ötrü ayagka tägimlig samtso açarinıñ öñi-kırtısı ärtiñü kızgan-sazgan yazok körklä bolup, öñräkidä öñisigräk bolu yarlıkadı (直译: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尊贵的三藏法师脸色变得十分红润、轻松、英俊, 甚至比之前的更加鲜亮) 一句中, antag boltukda ötrü (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作为连贯前句的衔接成分, 不仅总结前句所传达的内容, 还通过衔接法连贯了前后两句的句义, 是补偿性增译的典型例子。^②

(二) 超原文内容的补偿

《玄奘传》第十卷是该文献末卷, 记述玄奘从洛阳返回长安, 在西明寺继续从事译经工作, 最后在玉华宫圆寂等一系列重要事件。胜光法师在译文中不仅传达了这些重要事件, 在此基础上还增译了末卷该有的部分概括性内容。胜光法师所增译的这些内容与汉文原文不对应, 是胜

光法师根据语义及上下文进行的补偿性增译。内容包括玄奘生平的总结性陈述、玄奘临终前的祈愿文等内容。这与庄义辉提出的“增译遵循‘增形不增义’的全译原则”^{[19]25} 不符合,超出了原文的限制。胜光法师在译文中进行补偿性增译的内容并非只有“增形不增义”的现象,还有部分“增形又增义”的现象。如:

1. 增译关于玄奘生平的总结性陈述

《玄奘传》第十卷作为该著末卷,文中有不少总结玄奘生平事迹的概括性内容。其中,部分总结性陈述并没有对应的汉文原文,而是胜光法师通过对玄奘生平的了解,总结他一生所作所为,如:

例 16:

汉文原文:遂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五卷。^{[5]591}

回鹘文译文: ötrü ol fabši inçä tep bitidi, män küen-tso altı otuz yaşında ir ud yılın änätkäkkä barıp, iki älig yaşında sin yılın yılın ikiläyü yänä tavgäcka kältim, iki älig yaşında žim bars yılka tägi üç yetmiş yaşında änätkäk tilintin tavgäc tilinçä ävirmiş nomlar ötiği sudurlar-šastrlar sakışı kamag tört säkiz on, kuen-täginç sanı bir mıñ üç yüz säkiz kırk ... ^{[7]119-120}

汉文原文中,玄奘法师“遂命嘉尚法师具录所翻经、论”^{[5]591},胜光法师翻译该句为 ötrü ol fabši inçä tep bitidi (之后这个法师是这样记录到),从该句到该段结尾的 nomlar ötiği sudurlar-šastrlar sakışı kamag tört säkiz on, kuen-täginç sanı bir mıñ üç yüz säkiz kırk ... (佛经、论数共七十四卷,总一千三百三十八……) 之间的描述为胜光法师假托玄奘之口总结玄奘生平的内容,其汉译为(我玄奘二十六岁牛年去了天竺国,四十二岁蛇年又回了中国,四十二岁虎年到六十三岁,从梵文翻译为汉文的……),同属于补偿性增译。

2. 增译玄奘临终前的发愿

《玄奘传》第十卷描述了玄奘在麟德元年(665年)二月于玉华宫圆寂,故文中也出现玄奘圆寂之前的准备和发愿。发愿作为“普度众生的广大愿心,后亦泛指许下愿心”^{[17]577},胜光法师不仅翻译其原文内容,并后附部分原文并没有的内容,同属于发愿文,译文中均从玄奘口中说出。如:

例 17:

汉文原文: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5]591}

回鹘文译文: bo buyan ädgü kılınç kücintä ... kamag-barça tužit täğri yerintä maitri bodisatav öskintä iç ordodakı terin-kuvrag arasında tugalım, yarlıkançuçı ... enälim, nomlug kuvragında toyın bolalım, ädgülüg işlär işlälim, üzäliksiz üstünki yeg-adrok burhan kutıña vyakrit alkış alalım, paramitlig yeväklärig toşguralım, äñ kenintä burhan kutın bulalım, beş yegirmi asanke-nayut sanınça tınıglarig kutgaralım, mänü nirvan mäñisiñä täğürälim tep munılayu kut koltı. ^{[7]125-126}

汉文原文中的“共諸有情同生觀史多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与回鹘文译文中的 bo buyan ädgü kılınç kücintä ... kamag-barça tužit täğri yerintä maitri bodisatav öskintä iç ordodakı terin-kuvrag arasında tugalım, yarlıkançuçı ... enälim, nomlug kuvragında toyın bolalım, ädgülüg işlär işlälim, üzäliksiz üstünki yeg-adrok burhan kutıña vyakrit alkış alalım (在善事的力量下……众生在兜率天的所属地,在弥勒菩萨眼前,在内宫僧众间出生。奉事慈氏菩萨,做善事。授无上正等正觉的佛福)对应。其后的 paramitlig yeväklärig toşguralım, äñ kenintä burhan kutın bulalım, beş yegirmi asanke-nayut sanınça tınıglarig kutgaralım, mänü nirvan mäñisiñä täğürälim tep munılayu kut koltı (授装满波

罗蜜的装备,最后达到菩提,我们救赎十五万众生,我们想带来永恒涅槃的快乐。他们祈求了这些)为胜光法师补偿性增译的内容。

3. 增译关于“劝导”的内容

《玄奘传》作为玄奘弟子记述玄奘生平事迹的个人传记,文中包含着大量玄奘对弟子劝导的陈述。在回鹘文译文中,胜光法师不仅准确、灵活地翻译了相关陈述,还补偿性增译了部分原文中没有的表述。如:

例 18:

汉文原文: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5]588-590}

回鹘文译文: ay oğlanım bo savnıñ ugrın yıkın kâzigin mân bilir mân, sizlär näcükin bilgäy sizlär, **sizlär amru mäniñ ütümçä-ärigimçä kılğuka anuk boluğlar tep yarlıkadı.** ^{[7]111}

原文中的“吾自知之,汝何由得解”译作 ay oğlanım bo savnıñ ugrın yıkın kâzigin mân bilir mân, sizlär näcükin bilgäy sizlär (哎,我的健儿们,我说这句话的原因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们怎么会明白呢?)对应回鹘文译文中的 ay oğlanım bo savnıñ ugrın yıkın kâzigin mân bilirmän, sizlär näcükin bilgäy sizlär, 其后的 sizlär amru mäniñ ütümçä-ärigimçä kılğuka anuk boluğlar tep yarlıkadı (你们永远按照我的教导和劝告做事)没有对应的汉文原文,而是胜光法师根据原文上下文进行的补偿性增译。译者补偿性翻译的内容与汉文原文有一定的联系。胜光法师掌“都统”之职,获封法师,应该也有弟子追随。故胜光法师在玄奘规劝弟子之处增加自己的部分心得也有迹可循。

三、结论

本文通过将高永旺译注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和孙毓棠、谢方点校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十卷与胜光法师所译的回鹘文译文详细对比,发现汉文一回鹘文翻译中存在两种增译现象,一为重复性增译法,二为补偿性增译法。其中,重复性增译法可以分为同义/近义叠加法、重叠法、增释法和重复衔接法;补偿性增译法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为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二为超原文内容的补偿。汉文一回鹘文翻译中既有“增形不增义”的重复性增译法和原文省略内容的补偿,又有“增形又增义”的超原文内容的补偿。这可能与翻译目的、译者身份、译者对文本和主人公的礼敬等言外因素有关,有待后续研究考证。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翻译、传播及影响研究”(20BZS0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藏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20&ZD211)子课题“法藏回鹘文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一般项目“《玄奘传》回鹘文翻译研究”(2021QNPY10)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例 1 汉文原文前面有一句“敕先委所司簡大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令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十人擬度”,其译文是 yänä yarlıg ünti bağlär körüp talulamuş älig ulug ädrämliğ açarılar özkä birär tetseları birlä, yänä sınamuş kılık ärigliğ toyın bolğuka yaralıg yüz älig oğlan ... (唐高宗又敕令,官员们听到敕令后,五十位大德高僧各拣择一位弟子,并选拔品行和德行合适成为僧人的一百五十位童子)。例 1 在该句之后,原文和译文可以对应,回鹘文译文中的 älig ulug ärdämliğ açarılar älig kiçigläri (五十位大德高僧和五十个弟子)和 yüz älig oğlan (一百五十个童子)等成分为前句回指。

②例15中,出现另外一个用衔接成分连贯的小句 adakıntın tumlıyu barıp (从腿部开始发冷),该衔接成分与上述 antag boltukda ötrü 有所不同,属于“從足漸冷”和“最後頂暖”之间的衔接成分,该成分在句义上与前句中的“從足漸冷” adakı sön tumlıyu başlanmış ärdi (他的脚已经开始发冷了)在内容上为复指,故属于重复性增译中的重复衔接法翻译的句子,并非补偿性增译法。

参考文献:

- [1] 耿世民. 回鹘文《玄奘传》第七卷研究 [J]. 民族语文, 1979 (4): 249.
- [2] 吐送江·依明. 回鹘文《玄奘传》国内外研究情况综述 [J]. 敦煌学辑刊, 2017 (2): 161.
- [3] 胡兆伟, 徐东建. 论文言文的特点及教学价值 [J]. 科教文汇: 上旬刊, 2008 (16): 71.
- [4] 熊兵. 翻译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为例 [J]. 中国翻译, 2014 (3): 86.
- [5] [唐] 慧立, 彦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M]. 高永旺,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 [6] [唐] 慧立, 彦惊.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M]. 孙毓棠, 谢方,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7] Mirsultan A. Die Alttürkische Xuanzang-Biographie X [M].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0.
- [8] Wilkens J. Hanwörterbuch des Altuigurischen [M]. Göttingen: Universitätsverlag Göttingen, 2021: 282.
- [9] 木再帕尔. 回鹘语与粟特语、吐火罗语之间的接触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0.
- [10] Barat K. The Uygur Biography of the Seventh-Century Chinese Buddhist Pilgrim Xuanzang: Ninth and Tenth Chapters [M]. Bloomington, Indiana, 2000: 116.
- [11] Gharib B. Sogdian Dictionary: Sogdian-Persian-English [M]. Tehran: Farhang Publications, 2004: 562.
- [12] 杨振兰. 现代汉语 AA 式叠音词、重叠词对比研究 [J]. 齐鲁学刊, 2003 (04): 65.
- [13] 冯·加班. 古代突厥语语法 [M]. 耿世民, 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3: 191.
- [14] 方梦之. 译学辞典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15] 慈怡. 佛光大辞典 [M]. 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4: 3339.
- [16] 胡壮麟. 有关语篇衔接理论多层次模式的思考 [J]. 外国语, 1996 (1): 1.
- [17] 马红军. 翻译补偿手段的分类与应用——兼评 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的补偿策略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 (10).
- [18]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汉语大词典: 第九、十卷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8: 323.
- [19] 庄义辉. 全译之增译过程细察 [J]. 民族翻译, 2023 (1): 25.

作者简介:

木沙江·许库尔, 男, 维吾尔族,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回鹘文文献研究、汉语—维吾尔语翻译研究。

热孜娅·努日, 女, 维吾尔族, 博士,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维吾尔语语言文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回鹘文文献研究、汉语—维吾尔语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李玲)